

咳

餘

叢

考

陔餘叢考卷四十一

陽湖 趙翼 雲崧

李斯本學帝王之術

吳起嘗學於曾子後乃殘忍好殺爲名將所學與所用有如此之相反者而尤莫甚於李斯史記李斯傳斯少時從荀卿學帝王之術而賈誼傳河南守吳公治行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師事焉然則李斯之師乃大儒而斯之弟子又能以經術飾吏事獨斯則焚詩書嚴法令爲禍於天下何也蓋斯本學帝王之術以戰國時非可以此干世乃反而爲急功近名之術以佐秦定天下及功旣成自知非爲治之正道恐人援古以議

已故盡毀諸書以滅帝王之迹欲使已獨擅名耳

趙高志在報讐

趙高之竊權覆國備載李斯傳中天下後世固無不知其奸惡矣然史記索隱謂高本趙諸公子痛其國爲秦所滅誓欲報讐乃自宮以進卒至殺秦子孫而亡其天下則高直以勾踐事吳之心爲張良報韓之舉此又世論所未及者也金史宦者梁琬本宋奄人也勸海陵伐宋人謂其與宋通謀使海陵疲敝國中云

魏豹李錡李守貞皆以婦人謀反

史記魏豹立爲王薄姬之母納薄姬於其宮許負相姬云當生天子豹聞之乃反後豹被誅薄姬得侍漢高祖

生文帝果爲皇太后新唐書憲宗孝明皇后鄭氏本李
錡妾有相者謂氏當生天子錡聞之納爲侍人遂反錡
誅沒入掖庭憲宗幸之生宣宗宣宗立尊爲皇太后五
代史李守貞子崇訓娶符氏有術者能聽人聲以知貴
賤守貞出家人使聽之至符氏聲驚曰此天下母也守
貞方有異志聞之益自負曰吾子婦猶爲天下母吾有
天下又何疑哉於是決反後爲郭威所誅符氏遂歸周
世宗爲繼室果爲皇后然亦有徒死而不驗者唐書羅
藝傳有女子李氏自言通鬼道嘗謂藝妻當母天下妻
令視藝曰妃之貴由於王藝夫婦信之遂反後被誅又
張亮謂公孫常曰吾有妾相者云必爲王太姬遂反後

亦被誅而藝妻亮妾皆不驗

蔡邕女甥多貴顯

蔡邕無子其女文姬初適衛仲道後歸董祀生女爲司馬師之妻又羊祜傳母陳留蔡氏漢中郎將邕之女也則邕又有一女嫁羊術卽祜父旣生祜而祜同產姊乃景獻皇后也

王羲之爲雲南先師

元史張立道傳雲南未知尊孔子皆祀王逸少爲先師立道至始立孔子廟設學校擇蜀士爲之師雲南始知尊孔子按唐書先天元年南詔晟羅皮已立孔子廟於國中又漢書司馬相如人蜀西南士人盛覽從學歸以

授鄉人滇之文教始開章帝元和初滇池出神馬甘露降白鳥見乃建學立師則滇之有學校已久矣元史所云恐不足爲據

唐武后能容直臣

武后之嚴刑濫殺縱周興來俊臣等荼毒善類固古今未有之凶暴然亦有不可測者方其寵薛懷義時蘇良嗣遇懷義於朝叱左右批其頰曳去而朱敬則疏謂陛下內寵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固應足矣近聞尙食柳諷自言其子良潔白美鬚眉左監門長史侯詳自云陽道壯偉堪充宸內供奉無禮無義溢於朝聽

見舊唐書張易之傳葉石林以

爲穢史宋璟劾張昌宗引妖人占已有天分武后欲赦之桓

彥範疏諫謂陛下以簪履恩久不忍加刑是皆直揭后之穢跡宜乎老羞變怒立賜誅夷乃於良嗣之批懷義則置若不知於敬則則勞之謂非卿不聞此賜綵段百匹而彥範璟亦不聞斥責也懷義等憾此數人次骨牀第間所以媒孽之者宜無所不至后獨始終不爲所動陸贄所謂天后收人心當時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固亦英主之所爲也

唐中宗復位由張易之兄弟

中宗之名還固由狄仁傑以母子天性感動武后世皆知之其實乃張易之兄弟力也唐書仁傑傳易之問自安計仁傑勸迎廬陵王吉頊傳易之以兄弟寵盛謀自

全計於項曰公家以寵幸進非有大功於天下勢必危吾有策非惟保身且福及後嗣天下思唐久矣廬陵斥外相王幽閉上春秋高諸武非海內所屬意公何不請迎立廬陵以繫人望易弔爲賀之資也易之昌宗乘間如瑛教后意乃定遂還中宗是廬陵之復仁傑與瑛發其端而成之者易之兄弟也凶穢之朝欲濟大事固有非正人所能爲而反藉殘倖以集事者

趙普遇合

孫公談圃謂宋藝祖生西京夾馬營營前有趙學究聚徒課學宣祖造藝祖從之後遂館於宣祖第趙學究卽普也則藝祖嘗受業於普矣然王明清揮塵錄及王銍

默記皆言宋太祖入滁之始趙韓王教村童於山下太祖訪問得之用其計俾爲鄉導取道清流關側蘆子峯浮西澗入自北門直擣郡治皇甫暉方坐帳中聞變躍其愛馬號千里電奔東郊太祖追及於河梁一劍揮之人馬俱墜遂就擒姚鳳卽以其衆降又厚德錄趙普初爲滁州判官太祖至滁與語奇之會獲盜百餘人命普訊之所全活甚多是二說雖不同然大概可見普之遇太祖在滁也按宋史普爲永興節度使劉訶從事周世宗兵至淮上宰相范質奏普爲軍事判官宋太祖拔滁州適宣祖臥疾普朝夕侍側宣祖乃待以宗分太祖嘗與語奇之後遂辟爲推官掌書記所至輒請以自隨則

普之遇太祖在滁無疑談圃所記或得之訛傳也

滄浪亭

姑蘇滄浪亭世但知爲蘇子美遺址而不知子美前後凡數易主按子美自記謂訪諸故老錢氏有國時近戚孫承祐之池館也葉石林詩話則謂錢氏廣陵王所作慶歷間蘇子美謫廢以四十千得之傍水築亭名曰滄浪歐陽公所謂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只賣四萬錢者也子美死後爲章僕射子厚所得廣其故址爲閣爲堂亭北跨水復有山名洞山章併得之發其下皆嵌空大石千餘株亦廣陵舊物益以增累遂雄冠一時是子美後又屬之章相矣石林又云王元之爲長洲縣令無日

不攜客醉其上有詩曰他年我若功成後乞取南園作
醉鄉大觀末蔡魯公罷相欲東還詔以園賜公公有詩
云八年帷幄竟何爲更賜南園寵退師堪笑當年王學
士功名未有便吟詩則章惇後又屬之蔡京矣洪邁對
雨編又謂子美買時僅用四十千今爲韓蘄王家所有
價直數百萬矣則蔡京後又屬之韓蘄王子孫也然至
今言滄浪亭者但知有蘇子美而章蔡韓三氏莫有記
之者豈非富貴勢力之不可恃而文人風流文采可以
久而不泯乎

歸震川滄浪亭記謂子美之後有禪者居之改爲大雲庵二百
年來寺僧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舊大雲庵復改爲滄浪亭
此雖於子美後容易章蔡韓數主未及詳考然宋元以
來廢爲僧寺又改爲今之滄浪亭則興廢又可見

蘇東坡秦少游才遇

缺月掛疎桐漏斷人初靜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
影驚起却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
汀冷此東坡詞也野客叢書記坡至惠州居白鶴觀其
鄰溫都監者有女年十六聞坡至欲嫁焉坡夜吟咏則
其女徘徊聽外坡後知之正呼王說爲媒適有海南之
行遂止其女旋卒坡回聞之乃作此詞以記當日情事
也又秦少游南遷至長沙有妓生平酷愛秦學士詞至
是知其爲少游請於母願托以終身少游贈詞所謂郴
江幸自繞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者也念時事嚴切不
敢借往貶所及少游卒於藤喪還將至長沙妓前一夕
得諸夢卽逆於途祭畢歸而自縊以殉按二公之南皆

逐客且暮年矣而諸女甘爲之死可見二公才名震爆
一時且當時風尙婦人女子皆知愛才也

雙關開評以此爲東坡在黃州時事又云坡作杭日與劉貢父兄弟遊西湖忽有一女子駕小舟來自敘景慕高名無由得見今已嫁爲民妻聞公遊湖不憚呈身以遂景慕之忱願獻一曲坡乃爲賦江神子詞以贈之其末句所謂依約是湘靈擬待曲終尋問取人不見數峯青者也

東坡晦菴南軒皆有賢子孫

宋史韓琦有孫曰浩守濰州建炎二年金兵攻城浩率衆拒守城陷力戰死裨史蘇叔黨過坡公季子也靖康中赴官河北道遇綠林脅使相從叔黨曰若曹知世有蘇內翰乎吾卽其子也肯隨爾輩求活耶通夕痛飲而死吳師道棲真寺記蘇轍子遲建炎初以秘閣出守婺州疏請減本州歲貢羅詔從之金史列女傳蘇轍家於

許其後蘇嗣之母白氏少寡常於宅中祀東坡穎濱二
像許州被兵時辭兩先生像自縊死則蘇氏不特有賢
子孫且有賢婦矣裨史元兵入閩執朱晦菴曾孫浚欲
降之浚曰豈有朱晦菴後而失節者遂自殺則朱子後
亦有人也然朱子語錄謂叔黨爲梁師成妻持服而何
燕泉餘冬序錄又記朱浚爲浙漕每有書至賈似道必
稱萬拜人因謂之朱萬拜則其居官時似亦不能自守
者謝枋得集有薦朱山長書云朱文公會孫名沂字泳
道守貧不仕嘗曰吾家侍郎總領畿漕即受受知宰相以
文公之故應仕可唾手得終爲一俗吏旣無補於世道
徒有忝於家聲據此則朱子曾孫名沂者乃節士而名

浚者俗吏也其被執自殺之事不見於史惟元人劉麟瑞作昭忠逸詠五十首俱記宋末忠節內詠浚一首云身披薜荔去瓊琚迢遞南來八使車人隱考亭春自遠馬嘶春水難誰紆好扶名義垂千載不把衣冠辱四書爲守彛倫先訓在潔身珍重返吾初則浚自殺之事乃稗史妄傳其爲完節不仕則有確據鄧光薦忠義傳張唐長沙人南軒張宣公諸孫也宋亡後起兵復衡山湘潭等縣兵敗被執欲降之唐罵曰宋紹興至今百五十年乃我祖公收拾撐拄者今日降而死何以見魏公於地下遂遇害亦見宋史文天祥傳又鄭所南集宋亡時趙淮被擒逼使至揚州誘降淮謂城上曰此城是我祖

我父所收拾語李制置決不可與賊賊怒殺之是趙方
有賢孫趙范有賢子此皆名臣子孫之不墜其家風者
也惟文丞相子弟皆仕於元殊足爲玷其弟壁仕元時
或有詩云江南見說好溪山兒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
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元人劉洗有輓文文溪詩云平生惟客
在後死有兄知曰後死有兄知則其心
似有可諒者又文山子昇仕元至集賢學士奉使贛州道卒有
輓之者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按昇本
壁之子也丞相子道生佛生環生並流離中死丞相過
南安遣人告先太師墓有云繼令支子實典祀事有姪
曰昇我身是嗣並有詩寄壁云親喪君自盡猶子是吾
兒可證也見吟嘯集又鄭所南集文丞相家人皆落元

人手獨妹氏更不改嫁謂我兄如此我寧忍耶惟流落
燕山欲歸廬陵不可得是信國亦有賢妹也又宋史嘉
定十四年金犯淮南有蘄州通判秦鉅與州守李誠之
竭力拒守城破死之贈秘閣修撰乃檜之曾孫也鉅之
子浚灑皆從死此則奸臣之後亦有守節者可謂能幹
蠱矣

孫覲爲東坡子

吾郡宋時有尙書孫覲相傳爲東坡遺體馮具區祭酒
所云陽羨孫老得坡公棄婢而生者也覲所著有鴻慶
集今郡城外有降子橋城中有觀子巷云是棄婢生覲
以覲見坡之遺跡王阮亭則力辨之謂坡往陽羨見一

童子頗聰慧出對句云衡門稚子璠璵器童子對日翰
苑仙人錦繡腸卽孫覲也坡甚喜之據此則覲非坡子
明矣然是時已傳播其事至以之名橋巷何耶豈宋人
好名如童貫自托於韓魏公所出梁師成自謂坡公所
出耶按覲在靖康時附欽南仲倡和議有不同議者則
欲執送金人又草表媚金極其筆力見宋史馬仲傳高宗初召爲
中書舍人知制誥紹興二年又知臨安府以贓敗編管
象州則覲本非端士所云東坡子者蓋卽出於覲之自
言欲以攀附名流而不以中書爲恥也

蔡京宅修城

李忠定傳信錄靖康被圍之初忠定守京城運蔡京家

假山石疊門續通鑑綱目金人懼蒙古之攻修築汴京
裏城募人能致甃五十萬者遷一官百萬升一等平陽
州判官完顏阿剌左廂訊察官霍定和發蔡京故居得
二百萬有奇准格遷賞一宅足供兩朝禦敵之用可見
京當時營造之侈

岳忠武之死

岳忠武之死固由賊檜陷害然亦必因思陵有所疑忌
故讒言得以中之蓋高宗初卽位時集諸路勤王兵置
御營司韓世忠已爲左軍統制張俊已爲前軍統制楊
沂中已爲殿前主管公事數人皆元從功臣恩誼久固

陸放翁德劬廟碑謂高宗聞大元帥府張頭王以山西豪傑首入侍帷幄其後
高宗每謂之腹心舊將又曰從來待卿如家人又曰是人與他功臣相去萬萬

武雖因劉韜薦見帝於相州僅予承信郎後積官於外未嘗一日在朝思陵之分誼本視諸將較淺其易於媒孽一也且當時諸將各以姓爲軍號如韓家軍岳家軍張家軍之類朝廷頗疑其跋扈而張俊楊存中等則皆治第臨安貪財殖產卽賢如韓忠武亦家於杭多營田宅是以思陵不疑獨岳忠武引匈奴未滅何以家爲之義不治生產因母死葬廬山遂家焉初未置宅臨安今杭州府學相傳爲忠武舊第乃召爲樞密副使之後所居其初固未嘗有此宅也兵權在握又不營生產爲子孫計想思陵不無顧慮觀韓世忠爲將時欲營新淦田思陵聞之卽專敕以賜劉光世請以淮東私田易淮西

用詔卽許之則思陵於諸將結其心而防其變固未嘗

一日忘也

德勳廟記又謂金人請和而一二重將未還宿衛論者咸謂非以長計張俊率先請罷兵權奉朝請於是議始定

是以

檜與張俊謀陷忠武欲其部將自相攻擊因及忠武父子使帝不疑乃手自具獄謂岳雲致書令張憲營還忠武兵柄万俟卨治獄又誣飛自言已與太祖皆三十歲建節以爲有不臣心証佐旣定思陵亦不能不信之而忠武之死決矣檜俊之計夫固有以窺思陵之隱而深中之也是時和議甫成檜擅國之日尙淺言官誣劾韓世忠帝猶能格其議不下王次翁謹事檜帝惡其人終斥去勾龍如淵亦謹事檜竟與奉祠去檜亦不能違也則忠武之死帝固與知之而小說家及續通鑑謂歲暮

獄不成檜因其妻縛虎縱虎之語以片紙付獄吏卽斃忠武於獄一似帝初不知者此特以甚檜之惡而非當日實事也

岳墳鐵像

西湖便覽記岳墳鐵像明正德八年都指揮李隆鑄銅爲之乃秦檜王氏万俟卨三像反接跪墓前人被遊人撻碎萬歷中按察副使范洙更鑄以鐵而添張俊一像惜乎今沒王氏張俊矣張待制集又謂萬歷中司禮中貴孫隆添鑄張俊而爲四按湧幢小品王氏張俊二像乃巡撫王汝訓沉之於湖者也然今墓前又仍有四像不知何人更鑄又先有同知馬偉取一檜樹析榦爲二

植岳墓前號分尸棺亦見湧幢小品又杭州府志孝宗
雪飛之寃改葬於棲霞嶺廢智果院爲祠賜額曰褒忠
演福寺而輟耕錄謂王廟宋時賜精忠二字爲額元初
墳圯王六世孫諱士廸者與宜興岳氏通譜合力起廢
墳廟復完久之王之裔孫有爲僧者居墳之西廢壞且
盡天台僧可觀訴於官湖州推官柯九思乃歸其田然
廟寺尙無寸椽杭州總管李全初以爲己任鄭明德爲
作疏語郡人王華父力任之於是寺與廟俱成申明中
書省乃敕封如宋官號加保義二字此又岳廟之源流
也

元人白廷詠岳王孫縣尉復棲霞墓田事有詩岳鄂諸孫復墓田清明寒食起
新烟道旁爲我除蒼榆山下如今哭杜鵑高廟神靈應悔此中原父老尙悽然

西初麻靡行人去却望棲霞轉可憐此縣尉恭卽諱士廸
者地林清源有詩云孤塚有人來下馬六陵無樹可棲烏

葉夢得周草窗

葉夢得所著石林燕語玉澗雜書避暑錄話等書周密所著癸辛雜識齊東野語等書在宋人說部中最可觀洵能文之士也然夢得之依附蔡京密之依附賈似道卽其書可見按宋史毛注傳謂蔡京以夢得爲腹心胡安國傳謂夢得知臨安府以蔡京黨落職奉祠強淵明傳淵明與夢得爲蔡京死友立元祐黨籍分三等定罪皆夢得等所爲夢得本傳雖隱而不書然以他傳參考之固不能掩也今觀其所著書中凡敘京事一則曰魯公再則曰魯公則夢得亦不自覺其盡露心曲矣周密於賈似道曾否造膝雖不可考然癸辛雜志內凡及似

道事無不寓迴護之意如敘演福新碑謂似道捨田萬三千畝以爲寺僧贍口之資後似道敗寺僧倩人作碑大罵賈相則以寺僧爲無人理其敘韓震之死謂似道出師時先與震約如師不捷則震奉駕航海似道帥師至海上奉迎及似道師敗陳宜中反其計誅韓震議固守京師乃北軍旣入宜中仍挾二王航海走則賈韓之謀原非無見而宜中之反之而仍不免襲之者之可笑也又舉其制外戚抑北司戡學校諸事以爲其才不可及是其立論多爲似道訟寃想平日亦嘗受似道之盼睐故耳朱弁曲洧舊聞謂釋文瑩嘗遊丁謂之門謂待之厚故文瑩作湘山野錄頗左右之區區感恩知己之

私本欲爲所附者彌縫掩覆而不知欲蓋彌彰并自露其攀附之迹也

謝臯羽

世傳謝翱晞髮集謂翱曾在文丞相幕丞相歿翱常至嚴陵釣臺作歌有化爲朱鳥兮其嚼焉食之句以竹如意擊爲節歌罷竹石俱碎然宋史忠義傳歷敘從文天祥勤王者鄒鳳等十九人而無謝翱但有謝臯者乃死李成之難非信國同事也信國集杜詩及吟嘯集凡生平同患難諸人無不見之歌詠亦無臯羽其人鄧光薦忠義傳記當時與信國同危難者亦無臯羽但有謝杞者秘書郎太學名士與督府幹辦架閣許由李幼節等

皆爲閩士之秀登進士第以文采重一府空坑之敗莫知所終豈卽臯羽耶或本名杞國變後乃改字名耶宋濂集有翱傳謂福建長溪人後徙浦城文丞相開府延平署諮事參軍已而別去又懷麓堂詩話元季東南人士重詩社聘工詩者爲考官浦江吳氏月泉吟社謝翱爲考官春日田園雜興題取羅公福爲首則臯羽未嘗無其人也然曰元季恐誤

葛嶺大石佛

杭州葛嶺有大石佛一軀泗水潛夫所撰湖山勝概謂宣和中僧思淨發願鑿成者也而陸雲士湖壘雜記則謂宋時有喻彌陀者兒時指多寶山大石發願云異時

當鐫此爲佛及出家精於畫佛方臘之亂獨請以一身
代一城之命賊爲稍戢垂老鑿此石爲佛以償夙願或
曰彌勒在天何用鑿此頑石師曰咄哉頑石頭全憑巧
匠修只今彌勒佛莫待下生求按輟耕錄喻彌陀卽思
淨也錢唐人喻其姓思淨其僧名也嘗建妙行院於北
關接待供僧三百萬畫阿彌陀佛入於神妙楊侍郎傑
贊爲喻彌陀云然輟耕錄謂彌陀鐫石爲大佛頭乃石
所鑿成余丙戌至杭州見大石佛雄偉壯麗曾作長歌
一首亦以爲全石所成及己亥再至杭正值裝修石佛
乃知肩以下就山石鑿成而佛頭仍是草泥所爲非山
石也

少林寺僧兵

僧兵起於少林寺日知錄已詳之并列舉古來僧兵十數事然尙有未盡者今補之後周書齊主緯旣被擒任城王浩猶固守沙門來應募者亦數千人唐書李罕之少爲浮屠後去爲盜北夢瑱言高駢在蜀忽召開元寺僧千人遍筭之曰此寺十年後當有禿了作亂是以厭之其後土人果髡髮執兵號大髡小髡據寺爲逆曾達臣獨醒志廬山回通寺南唐時賜田千頃養之極厚曹彬等渡江寺僧來抗金陵陷乃遁去金主亮死山東豪傑皆起兵有僧義端亦聚衆千餘欲遁辛棄疾知其將奔金追殺之金宣宗紀夏人犯積石州羌界寺族多陷

惟彖逋寺僧看逋昭逋斯沒及答那寺僧奔鞠等拒而不從詔賞諸僧鈴轄正將等官明成化中劉千斤之亂康郡督募紫微山僧惠通勦之通直入賊營獨與千斤鬪千斤乃降崇禎中史記言知陳州以流賊充斥乃募士聘少室僧訓練之此又皆僧兵故事足以補日知錄之缺

大忠祠

廣東省城有大忠祠祀宋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而新會之厓山亦有大忠祠祀此三人皆宋末忠臣陸與張皆死於厓山之戰文山雖不死於廣而其被執也在潮之五坡嶺厓山之敗文山繫於元軍中又目擊之故以

之並祀宜也然三公生平亦有不合者文山集杜詩內謂秀夫在行朝凡朝廷事皆秀夫潤色綱紀之厓山陷全家赴水死是於陸固無貶詞其於張則曰闕之再造實賴世傑之力然其人無遠志擁重兵厚貲惟務遠遁自三山登極世傑遣兵戰邵武大捷然不爲守國計卽沿海船閘警遽浮海南去天下事遂不可爲又咎其厓山之戰不守山門而作一字陣於是船皆幫縛不可動不能攻人而專受攻惜乎其不知變而徒守法則文山與世傑始終意見不合也按癸辛雜識世傑死其部曲張霸收其遺費放舟回永嘉途次爲周文英所害周得世傑所愛二美人盡知供軍金帛數凡數十船悉掩有

之則世傑固貪財好色者耶然金帛供軍非私財也中
土無家眷屬隨軍亦非好色也厓山之戰恐軍士易散
故連艦相貫所以示士卒以必死也忠臣義士當危難
時固有各行已見而不必相合者如李庭芝守揚州聞
文山自元軍逃出疑爲說降乃飛檄諸路擒捕則亦未
喻文山心事者然庭芝卒以身殉國不得以其捕文山
而輕議之也

畫角聲

誰樓畫角聲相傳爲明太祖所演以示警者其聲曰爲
君難爲臣又難難也難創業難守成又難難也難保家
難保身又難難也難說見海鹽錢琦所著語測

鳳陽丐者

江蘇諸郡每歲冬必有鳳陽人來老幼男婦成行逐隊散入村落間乞食至明春二三月間始回其唱歌則曰家住廬州并鳳陽鳳陽原是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到有九年荒以爲被荒而逐食也然年不荒亦來行乞如故蜩菴瑣語云明太祖時徙蘇松杭嘉湖富民十四萬戶以實鳳陽逃歸者有禁是以托丐潛回省墓探親遂習以成俗至今不改理或然也

虎邱賣花

黃省曾吳風錄云自朱勗以花石綱取媚至今其子孫在虎邱以賣花爲業然則今虎邱賣花自朱氏始

陔餘叢考卷四十二

陽湖 趙翼 雲崧

男人女名女人男名

古有男人而女名者如帝有女媧氏魯隱公名息姑春秋傳有石曼姑孟子所稱馮婦莊子所稱偶女高戰國策所稱女阿史記惡來之子名女防荆軻傳徐夫人匕首註徐姓夫人名男也漢書郊祀志有丁夫人虞初等以詛軍爲功韋昭亦曰丁姓夫人名男也漢武內傳及後漢書魯女生長樂人絕穀八十餘年仙去三國志陸抗傳有暨艷晉書載記鳩摩羅什本名耆婆宋書魯爽小字女生梁書馬仙琕本名仙婢魏書後魏昭成帝有

子曰閼婆永安中荊州被圍行臺宗靈恩遣使宗女等
入城曉諭巒首雷婆思後周書蔡佑傳有夏州首望彌
如唐書李君羨小字五娘五代史後唐莊宗有衛州刺
史李存儒本姓楊名婆兒錢鏐小名曰婆留宋太宗紀
有西族首領名羅妹此皆男子也又癸辛雜識黃姑星
卽牽牛星與織女相對則黃姑亦不可謂之女星也女
人亦有男名者黃帝娶西陵之女曰嫫祖絳侯爲河內
守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應劭註負河內溫人老
嫗也故高祖封爲鳴雌亭侯漢書外戚傳薄姬少時與
管夫人趙子兒相愛子兒亦女也武帝皇后有衛子夫
子夫之姊長曰君孫次曰少兒又霍光夫人囑女醫淳

于衍券許皇后謂曰少夫幸報我以事少夫衍字也文
后傳后名政君妹名君力君弟杜欽傳皇太后女弟司
馬君力西域傳岑陬尙江都公主生一女亦名少夫又
褚先生曰者傳有婦人能相馬者曰陳君夫後漢書鮑
宣妻桓氏字少君吳孫權長女名魯班適全琮少女名
小虎適朱據南史宋武帝女會稽公主名興弟豫康公
主名次男山陰公主名榮男孝武帝母路太后名惠男
陳武帝章皇后名要兒北史列女傳有郇縣女子孫男
玉嘗殺人報夫讐金史蒲察阿虎迭尙鄧國長公主崔
哥又海陵有妃定哥石哥又南齊宮中有婦人韓蘭英
有文詞自宋孝武時入宮至齊武帝以爲博士教六宮

書學以其年老多識官中呼爲韓公則又女人而有男子之稱矣

命名奇詭

世俗命名多有取用古人名者如何尙之名其子曰偃曰求曰黠此以古賢爲名者也袁愍孫慕荀奉倩之爲人改名粲字景倩劉湛慕汲黯崔琰之爲人名其子黯字長孺琰字季珪顏竣初生子適江夏王義恭亦生子宋孝武爲之制名名義恭子曰伯禽以比周公之子名竣子曰辟疆以比張良之子此亦以賢臣爲名者也王涯名其長子曰孟堅次子曰仲翔此以古人之字爲名者也晉韓延之以劉裕將傾司馬氏知裕父名翹字顯

宗乃改己字爲顯宗而名其子曰翹以示不臣劉氏此別自有意甄濟生子長曰禮闈次曰憲臺此又以生子時所歷官爲名者也任昉四子西華南容北叟東里則以東西南北切合古人名爲名者也若漢書魏相傳天子所服令中謁者趙堯李舜兒湯貢禹各舉一時宋孝武時有小史姓皇名太子孝武移其點於外改爲犬子苗晉卿名其十子發丕堅粲垂向昌稷望咸皆與古帝王同名德宗惡之命與外官故皆不顯此則狂誕不檢不取禍已爲幸矣南齊庾肩吾名其長子曰黔婁次子曰於陵唐亦有楊於陵則以古人極清貧者爲名至如魏之高菩薩周之席毗羅隋之喬鍾葵陳之阿羅喉鄧

沙彌唐初之宋金剛王羅漢明皇時之高力士等皆以神將爲名尙屬有說魏元又本名夜叉弟羅本名羅刹則專以凶神惡煞爲名何也漢書酈食其之子名疥南史張敬兒本名狗兒其弟名豬兒齊明帝改爲敬兒恭兒宋史劉繼元之子名三豬金史海陵紀有刑部郎中海狗宣宗紀有李瘤驢唐括狗兒哀宗紀有完顏豬兒又兀朮之孫名羊蹄胡沙虎之子名豬糞封濮王他如紇石烈豬狗完顏狗兒見西夏傳邪律赤狗兒見盧彥倫傳金史謂金人尙質故沿舊俗不改元史亦有石抹狗狗寧豬狗又伯答沙次子名潑皮皇慶中有駙馬醜漢江浙行省黑驢此亦北俗之尙質也按古人命名原

有不避醜惡之字者左傳晉成公名黑臀衛侯之弟名黑背魯文公名其子曰惡齊田子名其子曰乞晉景公名獯鄭成公太子名髡頑次曰侯獯衛獯羊肩史狗鄭有堵狗史記韓有公子蟣蠹司馬相如名犬子漢書梁冀子名胡狗此本古俗金元之人名多醜惡原無足異也

東坡問評蔡京三子長曰攸次曰綸次曰儵當時語云蔡京之後尤蕭條此又命名而成語穢者

女字繫姓

班昭爲曹世叔妻而字惠班荀采爲陰瑜妻而字女荀古女人有以母家之姓繫於字者

女扮爲男

古來有女裝爲男者樂府木蘭從軍小說家祝英臺其

最著者也其見於史傳者宋書晉熙王昶謀叛事泄奔魏攜妾吳氏作丈夫服亦騎馬自隨南史崔慧景傳東陽女子婁逞變服爲丈夫能基解文義徧游公卿間仕至議曹從事事發始作婦人服而去嘆曰如此伎倆還爲老嫗豈不惜哉北史魏太武令古弼征馮宏宏令婦人被甲居中精卒陣於外東奔高麗楊大眼妻潘氏當遊獵之際亦戎服與大眼並馳及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僚佐大眼指謂諸將曰此潘將軍也唐書謝小娥以父與夫俱爲盜申蘭申春所殺乃詭爲男子服傭蘭家伺隙殺春太平廣記張營爲郭汾陽所任使營旣歿其妻貌與營極相類乃僞爲丈夫衣服稱營弟上謁汾陽喜

之合居營職累兼御史大夫汾陽薨後乃棄職嫁潘老
爲妻五代西蜀女子黃崇嘏亦詐爲男入仕宦元人有
春桃記傳奇崇嘏會登第爲狀元王弇州藝苑卮言以
爲崇嘏仕至司戶參軍此皆女詐爲男入仕者也至如
金海陵王令諸妃位下皆以侍婢服男子衣冠號假厮
兒金之將亡宗宰承宗女阿魯真寡居有衆千餘蒲鮮
萬奴來攻阿魯真衣男子服督衆力戰破之哀宗在蔡
州被攻括婦人壯健習假男子衣冠運石上城此亦假
男之事若漢末東海呂母稱將軍晉末王恭起兵王厥
聚衆應之以女爲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爲官屬顧琛母
孔氏爲之司馬此或假男子官號未必詐爲男子唐初

柴紹妻起兵號娘子軍史思明之亂衛州侯可娘滑州唐四娘青州王二娘相與歃血赴行營討賊崔寧自蜀入朝楊子琳乘間攻成都寧妻募勇士千人自將以進子琳退去此并不假男子官號直以女子自將矣

男子稱佳人

男子有稱美人者詩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少陵詩美人何爲隔秋水東坡赤壁賦望美人兮天一方之類是也男子亦有稱佳人者楚詞惟佳人之永都兮註佳人指懷王後漢尚書令陸閔姿容如玉光武嘆曰南方多佳人魏曹爽從蹕謁高平陵司馬懿閉城拒之桓範勸爽挾天子詣許昌發兵爽不從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

汝兄弟狃犢耳又苻秦時竇滔妻蘇蕙作璇璣圖讀者不能盡通蘇氏嘆曰非我佳人莫之能解是皆男子稱佳人也

一母生數帝二后一母生三名儒一母生兩狀元
晉書宣帝張皇后生景帝文帝是一母生二帝然師昭皆追謚爲帝非及身正位者明帝后庾氏生成帝衍康帝岳又成帝貴人周氏生哀帝丕廢帝奕此則一母生

二帝孝武帝子德宗爲安帝德文爲恭帝未知同母否史無考然所生帝皆短祚且失國尙無

足紀北史齊神武妃婁氏生子洋爲文宣帝演爲孝昭帝湛爲武成帝其長子澄雖未正位號亦追謚文襄帝又二女一爲魏孝武帝后一爲魏孝靜帝后則古來未

有之奇也宋杜太后生太祖太宗遼太祖述律后生長子倍爲人皇王後亦追謚帝次子德光卽太宗也亦一母生二帝金史景祖昭肅皇后生世祖劾里鉢肅宗頗與穆宗盈歌亦一母生三帝然此乃子孫追謚非及爲帝者惟太祖阿骨打太宗吳乞買則皆世祖簡翼皇后之子是亦一母生二帝元史睿宗后唆魯帖尼怯烈氏生二子蒙哥爲憲宗忽必烈爲世祖又順宗后宏吉刺氏生海山爲武宗愛育黎拔力八達爲仁宗亦一母生二帝其後武宗二子長和世竦爲明宗次圖帖睦爾爲文宗未知同母否張端義貴耳錄宋乾道間有廢隨嫁至單氏生尙書夔又嫁耿氏生侍郎延年及卒兩

家爭非孝宗乃命官爲葬之陳了翁之父與潘良貴之父交好潘以無子爲憂陳曰吾有一婢已生子矣當以奉借他日生子卽見還遂遣往卽了翁之母也往果生良貴後此母常往來兩家焉一母生二大官二名儒亦前古未有也又明人笑史載馬狀元鐸母本妾也嫡妬不容再嫁同邑李氏復生一子名馬亦中狀元御筆於馬字旁加其字名騏卽李騏也一母生二狀元亦奇事

面首

宋廢帝時山陰公主謂帝曰妾與陛下皆托體先帝陛下後宮千百妾惟駙馬一人事不均平何至於此帝乃爲置面首左右三十人齊文帝王皇后當鬱林王時尊

爲皇太后稱宣德宮鬱林爲置男左右三十人皆前代所未有也

再醮后

呂藍衍引漢武帝皇太后以爲漢后乃有再醮者按漢書淮南王安爲太子遷取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爲妃應劭曰修成君皇太后先適金氏所生之女也藍衍之說按此不知史冊再醮之后甚多左傳楚子滅息以息媯歸此猶是國夫人也漢以後有再醮而爲后者如劉瑁妻吳氏嫁劉先主袁熙妻甄氏嫁魏文帝石重幸妻馮氏嫁晉出帝李崇訓妻苻氏嫁周世宗是也有旣爲后而再醮者晉惠帝后羊氏爲劉曜所虜立以爲后嘗

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后曰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彼爲帝王不能庇妾爾時實不欲生意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乃知天下自有大丈夫也其後相襲最多者莫如後魏及北齊後周之世魏明帝嬪爾朱氏本爾朱榮之女榮迎立孝莊帝帝立以爲后後孝莊被害齊神武又納爲別室生子彭城王湊又廢帝元朗建明皇后小爾朱氏神武亦納之生任城王湝後廢徙靈州適盧景璋高歡又納廣陽王妃鄭氏任城王妃馮氏城陽王妃李氏魏孝武皇后高氏本神武女孝武西奔后又爲彭城王韶妃東魏孝靜皇后高氏亦神武女孝靜禪位後封太原公甚護視帝帝被害乃又嫁楊愔爲妻靜帝李妃後亦爲齊武成帝妃齊文宣后李氏文

宣崩後武成帝逼淫之後有娠其子紹德叩閤不得見怒曰姊姊腹大故不見兒后慚遂生女不舉武成怒曰爾殺我女我何不殺爾兒遂殺紹德又文宣帝段昭儀文宣崩後改適錄尚書唐邕孝昭帝元后齊亡後亦入周宮中武成帝后胡氏齊亡入周恣行姦穢後主緯后斛律氏廢居別宮齊亡後嫁開府元仁爲妻又后胡氏齊亡後亦改嫁而淑妃馮小憐將立爲后齊亡後周武帝以賜代王達達嬖之與妻李氏不睦隋文帝受禪後以賜李氏之兄詢令著布裙以配春後主之弟瑯琊王儼被害追稱楚帝妻李氏進號楚帝后齊亡亦改嫁周靜帝后司馬消難女也被廢嫁爲刺史李丹妻元泰定

帝后丞相燕帖木兒娶爲夫人此皆見於史策者蓋當
衰亂之世革易頻仍禮教廢而廉恥喪故習以爲常恬
不知怪然亦有守志皎然不污者王莽女爲漢平帝后
自劉氏廢卽稱疾不朝莽欲嫁之不肯莽敗投火中死
曹操女爲漢獻帝后及曹丕篡遣使求璽后怒抵之於
軒下因涕泣橫流謂皇天不祚楊堅女爲周宣帝后堅
篡位封爲樂平公主后憤惋甚堅欲嫁之不許李昇女
爲吳太子璉妃昇旣篡封爲永興公主妃痛楊氏失國
聞人呼公主則流涕而辭此數后者節行高千古以視
夫正位中宮覲顏再適者真狗彘之不若矣後漢書靈
帝崩皇子辨卽位董卓廢爲宏農王而弑之王妃唐姬

歸於其父瑁瑁欲嫁之誓不許李傕之亂爲所掠欲妻之固不聽而終不自名尙書賈詡知之白獻帝乃下詔迎姬置宏農王墳園拜爲宏農王妃此雖不能死而始終不辱身其情猶可憐也

長壽

古來所傳長壽人最多然列仙述異諸書荒幻不足信其見於史傳者三代以上帝王具載韓昌黎佛骨一表至秦漢以下則亦有可數者漢書趙佗卒於漢建元四年徐廣引皇甫謐云其時漢興已七十年則佗蓋百餘歲東甌王壽百六十歲北史魏神元帝一百四歲高麗王璉年百餘歲吐谷渾王夸呂在位百年此人君之最

壽者漢書丞相張蒼年百餘歲陳思王集桓君山曰余
前爲王莽典樂大夫自王莽至魏已二百餘年魏書代
人羅結魏太武初遷侍中總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
精爽不衰一百十歲始聽歸老又十年乃卒唐書甄權
在隋開皇時爲秘書正字至貞觀十七年年一百三歲
太宗授朝散大夫白香山九老中有李元爽年一百三
十六歲金史芮國公吾里補一百五歲海陵立太子時
有忽里罕解衣進太子曰臣今年百歲有子十人願太
子與臣同海陵大喜元史阿瓦丁一百二歲扎八兒一
百十八歲此人臣之最壽者漢書孝文帝時得魏文侯
舊樂人竇公年一百八十餘歲後漢書冷壽光年可百

五六十歲三國志註引世語并州送漢故度遼將軍范
明友鮮卑奴年三百五十歲能言霍光時事謂霍顯乃
光後小妻也明友妻光前妻女也通鑑蜀范長生先事
劉先主至李特時尚在年一百三十餘歲南史梁普通
中北侵穰城城內有人年二百四十歲不能復食惟飲
曾孫婦乳簡文賜以束帛又荊州上津人張元始年一
百十六歲膂力過人九十七歲時生子子遂無影鍾離
人顧思遠年一百十二歲有子十二俱死惟小者存已
六十餘廣信侯蕭候見之驗其頭有肉角長寸許遂載
還都進見武帝擢爲散騎侍郎遼史霸州民李在宥一
百三十三歲賜束帛錦袍銀帶金世宗次遼水召見一

百二十歲女直老人能道太祖開創事上賜之帛此民人之最壽者又梁武時餘姚海外浮鵠山有女人年三百歲其女官道士四五百人年皆出百遣使來獻紅席云席草嘗有紅鸞居其下也此女人之最壽者

按東漢馬融年八十八陳實年九十二孫吳時呂岱九十六晉顏含九十三王祥八十五劉宋時羊元保九十四北魏高允九十八唐孫思邈年百餘歲王希夷九十九孟詵九十三潘師正九十八李綱八十五虞世南八十一李百藥八十四李靖七十九張柬之八十二令狐德棻八十四傅奕劉仁軌蘇良嗣郭子儀皆八十五張曄李客師九十柳登楊隆禮裴遵慶

崔元綜皆九十餘裴伽先李勣唐休璟八十六員半
千九十四烏承玘九十六蕭昕九十三褚亮柳公權
王起歸崇敬八十八苗晉卿八十一杜悰吳兢八十
王縉王及善八十二宋文彥博梁適九十二張士遜
喬行簡八十六陳堯佐蘇頌崔與之八十二曾公亮
富弼八十李光楊萬里八十三周必大七十九史浩
八十九陸游八十五包恢八十七鄭望之八十四元
石天麟王磐尙文九十二李昉蕭瑯黃澤八十七陸
文珪歐陽元美澄八十五明史所載大臣老壽者尤
多大學士則劉健九十四謝遷八十一沈鯉八十五
尙書則胡濙八十七魏驥九十八王恕九十三薛文

八十六馬文昇八十五劉大夏八十一郭宗臯陶琰

九十陸樹聲九十七王翺八十九王直八十四王驥

八十三章懋八十六懋生三子俱前卒年八十一又生子名接潘恩八十七宏治

中胡拱辰以尙書致仕及年九十巡按御史請存問

正德三年始卒則年且百歲矣王學夔亦以尙書致

仕隆慶萬歷間存問者再年九十四侍郎以下則劉

淳九十七錢宰九十六葛誥九十二蔡天祐九十五

楊守隨八十五閔珪八十二孫原貞八十七以上皆

見於正史者又梁書始興王滄傳內記顧思遠一家

多壽宋史韓億生八子絳為相年七十七縝太子太

保年七十九維太子少傅年八十二縝子宗武大中

大夫年八十三又陳搏傳有鄆陵人許永上言臣年七十五父瓊九十九長兄八十一次兄七十九欲乞近地一官就養上迎其父至京神氣尙不衰此又一家多壽有不可思議者昔謝莊自謂家世無高年高祖四十曾祖三十二祖四十七莊亦四十六而死是固亦關家運耶然陸游亦自謂家世無高年而游竟享高壽則又未可一概論也

多子

史記秦繆公子四十人田常子七十餘人田嬰子四十餘人漢書中山王勝好內有子百二十餘人晉載記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宋書孝武子二十八人胡藩子六十

人梁書鄱陽王恢男女百人封侯者三十九人陳書宣
帝子四十二人北史吐谷渾有子六十人馮跋有子百
餘人後俱爲馮宏所殺馮盎子三十人李暹哲姜媵百
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里間第宅相次姬妾之有子
者分處其中遷哲鳴笳導從往來其間子孫參見或忘
其名披簿以審之唐書邠王守禮有子六十餘人棣王
琰五十五子延王玢三十六子靖恭太子琬男女五十
八人李林甫子女各二十五人宋史錢昱生子百數王
弁州皇明盛事慶成王九十九子

醜女變美

南史梁武帝丁貴嬪有赤痣在左臂療之不去又體多

疣及武帝將納之遂並失所在遼史欽哀皇后蕭氏黜面狼視入宮嘗拂承天太后榻獲金雞吞之膚色光澤勝常太后驚異曰是必生奇子已而果生興宗宋史謝皇后面黧黑又醫一目早孤嘗躬親汲飴有詔選謝氏女入宮諸父樛伯不肯送曰卽入宮不過一老宮婢耳會上元夕有鵲來巢燈山衆以爲后妃之祥樛伯不得已送就道后忽病疹及愈膚脫瑩白如玉醫又以藥去其醫入宮未幾遂立爲皇后

一門才女

唐書貝州宋廷芬五女皆警慧善屬文長若華次若昭若倫若憲若荀皆不願適人欲以學名其家節度使李

抱真奏之德宗愛其才悉留宮中帝作詩每令賡和呼
爲學士秘禁圖籍皆令總領若昭歷憲穆敬三朝皆呼
先生后妃與諸王皆以師禮見而廷芬有男獨愚不可
教爲民終身

童女生子

南史張麗華初事龔貴嬪方十歲後主見而悅之因得
幸遂有娠輟耕錄至元丁丑民間訛言采秀女故婚嫁
不問長幼松江民蘇達卿女年十二贅浦仲明之子爲
婿明年生一子此皆事之絕奇者晉明帝崩時年僅二
十七其子成帝享國七年年二十二則明帝生成帝時
年僅十三耳北魏獻文帝亦十三歲生孝文帝北齊瑛

瑯王儼被害時年十四已有四男此亦皆生子最早又漢昭帝年十二立皇后上官氏北齊高澄亦年十二尙孝靜帝妹馮翊長公主後周書于翼年十一尙宇文泰女平原公主此又婚期之最早者

老婦生子

太平廣記張答妻與答貌相似答事郭汾陽汾陽既歿妻僞爲丈夫衣冠名爲答弟復事汾陽汾陽薨答妻年七十餘再適潘老生二子曰滔曰渠金史始祖函普居完顏部部有兩族交惡函普解之部人遂以六十歲未嫁之賢女配之卽明懿皇后也生德帝烏魯季曰幹魯女曰注思版亦見洪皓松漠記聞

賣妻再合

陳書徐陵弟孝克當侯景之亂京師大飢賣妻臧氏與孔景行妻不肯卒賣之以其貲養母景行既歿妻歸謂孝克曰往日之事非爲相負今旣得脫當歸供養遂復爲夫婦

風吹送妻

王阮亭自記其先世本農家無妻室忽天大風空中吹墮一女遂以爲妻厥後子孫繁盛仕宦歷數世不絕人多疑其妄然古亦有此事元時郝經有天賜夫人詩一首云八月十五雙星會佳婦佳兒好婚對黑風當筵滅明燭一朶仙桃降天外梁家有子是新郎茅氏忽從鍾

建背負來燈下見鬼物雲髻欹斜倒冠佩自說成都五千里恍惚不知來此際甘心與作梁家婦詔起高門勝天賜幾年夫婿作相公滿眼兒孫盡朝貴

古婦女不嫌鬚

晉書桓温傳温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尙南康公主是尙主時已有鬚也宋山陰公主夜就褚淵淵不敢從公主曰褚公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氣是公主并愛其有鬚也唐武后時朱敬則疏曰近聞尙食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堪充宸御是鬚眉之好者并可進御於武后也

內監娶妻

內監多有娶妻者浣濯餽贊之事亦所必需不必盡如
雙槐歲抄所云此輩男性猶在也按漢書劉愉傳常侍
黃門亦廣娶妻周舉傳監宦之人亦復以形勢威侮良
家取女閉之至於白首歿無配偶單超傳四侯轉橫多
取良人美女以爲姬妾趙皇后傳宮婢道房與中宮史
曹宮對食應劭注曰宮人自相與爲夫婦名對食唐書
高力士傳河間人呂元晤有女國姝力士娶之元晤自
刀筆吏擢至少卿李輔國傳帝爲娶元擢女爲妻擢以
故爲梁州刺史宋神宗疾宣仁太后諭內侍梁惟簡曰
令你新婦做一領黃袍十歲來孩兒着得者又朱子語
類梁師成妻死蘇叔黨范温皆衰經往哭水東日記明

宣德中賜太監陳蕪兩夫人

明史本傳
作兩宮人

天順初賜故太監

吳誠妻第宅庄田天順中霍瑄奏鎮守大同中官韋力
轉強取都民女爲妾此皆前代故事若元順帝時有中
官趙伯顏不花本契丹士人被擒者年已三十餘妻子
具矣帝憐其才刑爲閹人命爲樞密院使不花不捨其
妻仍與之共處則未閹以前之妻非可概論也至如秦
趙高養義女贅其壻閹樂此宦官之有養女也後漢書
順帝四年詔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劉愉傳中官競立
繼嗣繼體傳爵或乞子於疎屬或買兒於市道又曹騰
有養子曹嵩卽曹操之父此宦官之有養子也唐德宗
生母沈氏因天寶之亂失所在登極後使人遍求有高

力士女頗能言禁中事乃與女官李真一合謀希圖望
外力士子白其誣此亦宦官子女也魚朝恩有養子名
今徽服緣朝恩攜以見代宗乞金紫帝未答有司已奉
紫服於前遂賜之武宗時宦官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
子爲千牛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
監何由有兒昭宗時楊復恭多養假子守信守亮守忠
守貞守厚等爲節度使刺史孔緯於上前詰之復恭曰
子壯士欲以衛國家緯曰何不使姓李而姓楊乎復恭
無以對此又宦官養子之極濫者也夷堅志大瑞張去
非之子安世使北朝人送之有便是中朝一漢兒之句
京師人以內侍養子不閤者爲漢兒也元至順二年御

史臺言江西參政李允中乃宦者李邦寧養子也至如後漢書樂巴先爲宦者給事掖廷後陽氣通暢自上乞退乃拜爲郎中北史魏孝文帝幽皇后馮氏因帝南征遂與中官高菩薩亂北齊武成帝胡后與諸奄人褻狎明魏忠賢與客氏淫亂此又宦官變異仍能爲人道者後漢書袁紹勒兵誅宦官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鬚而誤死者唐中宗時宦官用事竇從一曲意下之見訟者無鬚亦曲加承接

神像配合

杜氏通典汾陰后土祠爲婦人塋像武后移河西梁山神塋像以配之開元十一年有司始遷梁山神像於別

室歐陽公歸田錄小孤山日久訛爲小姑而對江有彭
郎磯土人遂爲小姑嫁彭郎之謠蓼花洲閩錄臨海有
杜拾遺廟年久訛爲杜十姨塚爲女像又有伍子胥廟
訛爲伍髭鬚遂塚長髯者爲伍髭鬚神以配十姨張南
軒集舜廟中有武后像卽日投之江中祠廟之神以訛
傳訛而又爲之配合此里俗之最可笑者也

男媧尼姑和尚教坊

比頑童之訓見於尙書可見三代已有此風後有彌子
瑕鄂君龍陽君以及漢之籍孺閔孺鄧通韓嫣董賢之
徒至於傅脂粉以爲媧漢惠帝時黃門侍中皆傅脂粉冲帝時有飛章
告李固胡粉飾貌搔頭弄姿魏曹子建亦好傅
粉者何晏動靜自喜粉自不去手唐張昌宗得幸於武后又薦其兄昌之
傅粉施朱俱承薛陽之寵後唐莊宗嘗自傅粉與伶人戲此皆傅粉故事

史臣

之贊曰柔曼之傾國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癸辛雜
識謂東都盛時有以此圖衣食者政和中立法告捕男
子爲娼者杖一百賞錢五十貫南渡後吳俗尤盛皆傅
脂粉盛粧飾善針指呼謂亦如婦人其爲首者號師巫
行頭凡官府有不男之訟則呼使驗之敗壞風俗莫此
爲甚云按此風相習歷代皆所不免然如宋時之傅脂
粉并有師巫行頭之類則罕矣癸辛雜識又記臨平明
因寺尼刹也往來僧官每至必呼尼之少艾者供寢寺
中苦之於是專作一寮貯尼之有違濫者以供不時之
需名曰尼站曾三異同話錄唐元和中僧文淑者聚
衆論說內典托言鄙褻之事同輩爭爲歌曲呼所居爲

和尚教坊此皆事之不經者也

妻肉僧

呂藍衍言鯖謂陝西邊郡山中僧人皆有家小以爲異不知其地近蒙古風俗凡喇嘛多娶妻食肉毋足怪也

元人馬祖常河西歌賀蘭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西根染衣光如霞却名體曇作夫婿正是甘涼一帶舊俗也

唐書李德裕傳

蜀先主祠旁有孫村民皆剔髮若浮屠者而畜妻子白如鄭熊番禺雜志廣州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呼僧之妻曰梵嫂房千里投荒雜錄謂南人不信釋氏間有一二僧皆擁婦食肉土人以女配之呼曰師郎或有疾請僧設食宰殺羊豕以噉之目爲除齋陶穀清異錄京師大相國寺僧有妻曰梵嫂曾三異同話錄僧鑿虛作

巴會亭云一 卷四三
煮肉法行於世是僧之妻肉由來久矣又古今原始宋
太祖時始禁道士不得畜妻孥是古來道士亦皆有妻
室矣今世俗亦尙有一種火居道士有妻子與民人無
異

館師爲帝王

古來有以孝廉而爲帝王者孫策死孫權方哭於喪次
張昭曰此豈孝廉哭時耶晉武帝初以貴公子當品鄉
里莫敢爲葦州內十二郡中正乃共舉鄭默與帝並登
孝廉是吳大帝晉武帝皆曾舉孝廉也隋書許善心謂
梁武帝出自諸生又徐鉉所撰劉鄩墓志有云元宗方
在膠庠吳帝使君召拜爲郎中元宗乃南唐主李昇也

是梁武李昇亦俱由秀才起也有以狀元爲帝王者夏
主遵頊也又有以館師而封王者北齊後主緯有侍書
張景仁封建安王而馬敬德先爲後主師已卒趙郡王
彥深曰何容侍書封王而侍講翻無封爵乃亦追封敬
德爲廣漢郡王宋趙普少時亦爲館師人稱爲趙學究
後封韓王有以館師而爲帝者南史陳霸先少時嘗游
義興館於許氏後遂爲帝五代史朱溫之父誠以五經
教授鄉里號朱五經卒溫旣爲帝乃追尊爲烈祖

奴封侯

竇建德兵至滑州刺史王軌奴殺軌攜其首降建德曰
奴殺主大逆吾何爲受之立命斬奴唐太宗嘗曰近有

奴告主反者謀反不能獨爲必與人共之何患不破何必使奴告耶自今有奴告主者皆勿受仍斬之唐書魏謩傳大理卿馬曙有犀甲爲奴王慶所告議者謂奴訴主法不聽蓋引此詔律也郭子儀壻趙縱爲其奴告謀反德宗留其奴於內下其事御史雜治張鑑力引太宗事因爭乃杖殺奴而貶縱建中元年詔書奴婢告主非謀叛者以自首論遼聖宗詔家主非謀反大逆不得告元史速不台傳征欽察時有奴來告其主者速不台縱爲民太祖曰奴不忠其主肯忠他人乎遂戮之明史何真攻賊王成募擒成者予鈔十千成奴縛成出真予之鈔命具湯鑊烹奴令於衆曰奴叛主者視此是皆嚴於

主僕之分所以杜悖逆之萌也哥舒翰戰敗揭榜收散
卒欲復守潼關其將火拔歸仁執之以降安祿山祿山
曰汝叛主不忠不義乃執而斬之蕭仲宣家奴告其主
怨謗金海陵煬王亮曰仲宣之姪以誹謗誅故其家奴
敢妄告趣命殺告者雖劇賊暴主亦復知此何光武之
討彭寵寵蒼頭子密殺寵以降竟封子密爲不義侯又
劉永將慶吾斬永降亦封慶吾爲列侯耶侯景圍臺城
募北人先爲奴者並令自拔賞以不次朱异黥奴乃以
其儕踰城投賊景以爲儀同使至闕下誘城內乘馬披
錦袍詬曰朱异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
已爲儀同於是奴僮盡出光武之侯子密母乃近是

按後漢書光武紀十一年詔殺奴婢者不得減罪又詔敢炙灼奴婢論如律又詔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是光武之政多假借奴婢豈當時深有見於奴婢之受虐而爲此令耶

九儒十丐

謝靈運集有送方伯載序曰今世俗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貴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後之者賤之也鄭所南集又謂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而無七匠八娼之說蓋元初定天下其輕重大概如此是以民間各就所見而次之原非制爲令甲也

盜賊敬名德

東漢時盜賊亦知敬信名德周黨居廣武托疾杜門賊暴縱橫惟至廣武過城不入姜詩至孝赤眉賊經其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乃遺米肉而去樊宏恩德著於鄉里赤眉至皆曰樊君素善何心攻之孔嵩宿驛亭盜竊其馬旣而知爲嵩也乃相責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遂還之姜肱兄弟遇盜劫去衣資後盜知肱叩頭還所劫衣物孫期至孝鄉里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相戒不犯孫先生舍李恂罷官家居西羌反恂被執羌素聞其名放遣之徐幸隱居不仕漢末賊寇縱橫皆敬幸轉相約敕不犯其閭袁閎隱居黃巾賊獨

不入閩鄉鄉人就閩避難者皆獲免鄭康成自徐州還高密遇黃巾數萬人見康成皆拜相約不入其縣境事皆見後漢書各本傳蓋其時風氣如此雖盜賊亦知敬賢也張角之亂向栩請不必興兵但遣人於河上北向讀孝經以化之語雖可笑然當日人心習俗略可概見使在後世雖極迂腐之士亦必不出此言矣

權奸有仙骨

說郛載李林甫外傳林甫少時有道士見之謂曰某行世間五百年始見郎君一人已列仙籍當白日昇天如不欲則二十年宰相郎君何所欲林甫曰願爲相道士惋惜良久臨行囑其勿行陰賊後果爲相安祿山嘗語

術者曰我對天子亦不懼惟見李相公輒無地自容何也術士曰公有陰兵五百在左右皆銅頭鐵額及李相公至一青衣童子捧香爐而來則僕射銅頭鐵額之類皆避去當是仙官暫謫耳凌準餘腥日疏盧杞未第時遇仙嫗麻姓者引至水晶宮見太陰夫人夫人問曰公有仙相能居此乎能爲地仙時一到此乎能爲中國宰相乎公願何事曰願爲宰相遂遣還何遠春渚紀聞蔡京能目視岐日久而不瞬又洪容齋隨筆蔡京死後四十二年還葬皮肉俱消獨心骨上隱起一卍字高二分許如鐫就者夷堅志安惇爲諸生時夢入大宮闕一真官坐殿上有江濱神先在庭下真官命吏引惇居其上

西晉書卷四十一
三
惇不敢真官曰鬼趣安得處神仙上汝生前乃富陵朱
真人也此數事雖皆出於小說然必非無稽豈古來大
奸大惡必有仙骨者乃能爲之耶其理不可曉也

一人殺四王兩大臣

北齊趙郡王叡欲逐幸臣和士開爭論於宮中旣出至
永巷被送華林園於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殺之平秦
王歸彥謀逆上令劉桃枝牽入桃枝臨之以刃擊鼓隨
之子孫十五人皆棄市簡平王浚被收入地牢盛以鐵
籠文宣帝使劉桃枝就籠刺之槩每下浚以手拉折之
於是薪火亂投燒而死瑯琊王儼出至永巷劉桃枝反
接其手以袖塞口反袍蒙頭負出大明宮鼻血滿面立

殺之後主欲殺斛律光召至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
不倒光曰桃枝慣作如此事桃枝與三力士拉殺之後
主殺隴東郡王胡長仁亦使劉桃枝馳驛至齊州賜死
桃枝一人凡殺四王兩大臣此前古所未有也初齊文
襄令善相者皇甫玉相桃枝曰極貴王侯將相多死其
手亦異矣哉

一將軍平三國皆生擒其王

唐書蘇定方征賀魯破降其五弩失畢兵十餘萬追敗
賀魯於伊麗水上賀魯遁至石國定方遣蕭嗣業往擒
之思結闕侯斤都曼擁所部及疎勒朱俱波葱嶺等國
復叛定方討之將至其地一日夜行三百里遂圍其城

都曼面縛出降後又爲熊津道大總管討百濟賊傾國來拒定方大戰破之其王義慈及太子隆等奔於北境定方進圍其城義慈次子泰自立爲王衆不服有來降者定方乘勢登城泰開門降其大將又以義慈及太子隆等送款定方凡平三國皆生俘其王以歸前此所未有也明史安南黎季犛弑主自稱太上皇立子蒼爲帝其故王之孫陳天平入訴季犛詭請還闕而伏兵襲殺之張輔奉命往征破其多邦城進克東都季犛遁輔遣將窮追至奇羅海口獲季犛及蒼并僞太子等乃班師後陳氏故臣簡定復叛別立陳季擴爲皇而自稱越上皇沐晟討之反爲所敗乃復命輔往分道進擊獲簡定

於美良山中惟季擴未獲帝詔班師而季擴雖已請降
乘輔歸復出肆劫輔再往屢擊破之季擴奔老撾輔遣
將師祐索之破其三關遂縛季擴出輔一人凡三定安
南皆生俘其王可與定方並稱也

陔餘叢考卷四十三

陽湖 趙翼 雲崧

成語

洪容齋謂世俗稱引成語往往習用爲常反不知其所
自出如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相饒杜牧詩也
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李涉詩也今朝有
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
苦爲誰甜羅隱詩也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
中高駢詩也容齋不過偶舉此數語耳今更得二百條
於此

按詩話總題謂今朝有酒二句係常侍詩其上二句云得卽高歌失卽
休多愁多恨漫悠悠採得百花二句又見拈字錄謂佛印燒豬肉待東
坡而口占此詩蓋卽用羅隱句也

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

見家語孔子論叔仲會之語亦見大戴禮及漢書賈誼傳米元章海岳名言

疾風知勁草世亂有誠臣

見隋書煬帝賜楊素詔謂古語也

十指有長短痛惜皆相似

曹子建詩

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

陳後主詩

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

陳後主入隋侍文帝在仁壽宮所上詩見北史

得他心肯日是我運通時

見翰苑名談本唐太宗詩待余心肯日是汝命通時後唐莊宗每見王慶則心憤然

李嗣源爲之言莊宗乃引太宗語以答之

日出事還生

全唐詩話武元衡被刺之前一日作詩云無因駐清景日出事還生遂成詩滅

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

羅鶴林玉露但以此爲俗語南方詩話謂張嘉甫以此爲水部賀公所作實於天聖

中爲郎官云郎瑛七修類稿又以爲宋賀仙翁詩

在家貧亦好

戎厚詩

世亂奴欺主年衰鬼弄人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皆杜
甫語

詩既派集亦載之俗
語云勞敗奴欺主

海濶從魚躍天空任鳥飛

見古今詩話本大歷詩僧元覽
詩謂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

忍事敵災星

司空
圖詩

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

曹鄴咏
李斯詩

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

馮道
詩

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

亦馮
道詩

一朝權在手便是令行時

朱泚咏獬籠詩一
說崔戎酒籌詩

白日莫空過青春不再來

林寬
詩

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

見
容

齊隨筆蓋
亦宋人語

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碎。

白樂天
簡簡吟

舉世盡從愁裏過，何人肯向死前休。

杜荀鶴詩
韓昌黎亦有
何人肯向死前休之句

最恨年年握針線，爲他人作嫁衣裳。

秦蘊玉
貧女吟

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

見雲溪友議
釋
靈徹答韋丹詩

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見西溪叢語
蔡州
冀信縣棋道人詩

一葉浮萍歸大海，人生何處不相逢。

丁冠
詩

猶恐相逢是夢中。

晏叔
原詩

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皇池。

見輟耕錄
劉昌言上呂
蒙正丞相詩事
文類聚又

記張虞登第題此二句於興國寺壁，有人續其後云：君石
姚齊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蓋張亦用昌言語題壁也。

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逢春。

見俞文豹唾玉集
杭州
巡檢蘇麟上范文正詩

腹有詩書氣自華。

蘇東
坡詩

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見宋人語
雪雜說

真个有天没日頭

宋神
童詩

閉門不管牕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張

南宋陳隨隱自述其先人
名藏一之詩真西山劉漫

堂賞爲

醉句

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

見冷齋夜話華
亭船子和尚詩

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

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

以上二條俱
見事林廣記

大家飛上梧桐樹自有旁人說短長

見夷堅志都統明椿自立生
利於劉王廟側時人動之之

詩

兒孫自有兒孫福

見齊辛雜錄
葉李紀夢詩

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值半文錢

張叔仁送謝
齊山入燕詩

鴛鴦繡了從教看莫把金針度與人

元遺山論詩絕句

死人身邊有活鬼強將手下無弱兵

見周道約隱紀談及果資詩話謂俚語自然成對也

狀元必在荷包裏爭奈京城剪絡多

見堯山堂外紀嶽人謂唐舉下第詩

你是何人我是誰

見輟耕錄道士洪丹谷與一妓狎妓臨卒索詞丹谷集舊曲送之中有此語

巧妻常伴拙夫眠

謝在杭詩

多言多敗

李人銘

禍福無門惟人所召

闕子馬勳公組之言

所得不償所失

楚子處伐吳既歸而哭來伐君子謂所獲不如所亡也

噴有煩言

衛敬子謂衛靈公之言以上著左傳

金玉滿堂

知足不辱

輕諾者必寡信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唐朱泚篡位而敗走野人謂之亦有此語

深根固抵

和光同塵

大器晚成

以上皆老子天網句又見後漢書祁顛傳深根句又見韓非子深其根固其抵長生久視之法也大器句又見呂覽樂成篇

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亦本老子善者不辨辨者不善句

思之思之鬼神遁之

見管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遁之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

荀彪侯之言

擇禍莫若輕

范文子之言以上皆國語

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

見管子大臣篇知子句又見國語晉祁奚之言知臣句又見左傳楚子玉聞申侯死之言

鵲蚌相持漁翁得利

蘇代對燕王之言

畫蛇添足

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

冠上加冠

二皆陳彰說楚令尹昭陽之言

寧爲雞口無爲牛後

蘇秦說韓惠王語

自相矛盾

有鬻矛與盾者曰矛之利無不陷也盾之堅物莫能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刺子之盾何如其人無以應以上皆因策子盾句又見

韓非子救寒句又見魏志王初戒子弟語

守株待兔

宋人田中有株兔觸而死宋人釋其未而守株竟復得兔

遠水不救近火

失火而取水於海雖多而火不滅遠水不救近火也又後魏杜朔周請宇文泰來主賀拔岳軍事亦有此語

耳而目之

王子登薦人於襄玉王曰我用登已耳而目之登取人又耳而目之也又見呂覽作趙翼子與任登語

吹毛求疵

以上皆韓非子

以不解解之

見呂覽審問篇

姑妄言之姑妄聽之

見莊子逍遙遊

爲善無近名

養生

知其一不知其二

天地篇 又史記漢高祖與高起王陵論所以得天下之故謂起等知其一不知其二

名者實之賓

許山答帝堯語又南史沈麟士引之答沈約書中語

不爲福先不爲禍始

刻意篇

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

山木篇又見禮記

數米而炊

庚桑楚篇

富則多事

天地篇 堯答華封人祝以多富之語

見笑大方

秋水篇 河伯自言嘗見笑於大方之家

每况愈下

北海篇 本言每下愈况言政喻益卑也

搔虎頭弄虎鬚

盜跖篇 孔子見跖退而嘆之詞謂幾不免於虎口 以上莊子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

皆孔子家語 良藥句又見史記張良勸沛公從樊

喻勿留居秦 宮殿之言

亡賴

史記漢高祖紀始大人以臣爲無賴

人微言輕

史記漢直對齊景公自謂人微權輕又後漢書楊琦爲孟嘗疏中語

將門有將

田文對其父語又宋武得王鎮惡亦云梁武見王訓人才謂宋異曰可謂相門有相隋楊元感自請爲將煬帝曰將門必有將相門

必有相國不虛也

利令智昏

平原君納馮亭之陰而攻秦兵有長平之坑人謂其利令智昏也

官久自富

貨殖傳廉吏久久更富

因禍爲福轉敗爲功

管晏列傳又宋書何承天踐庚泰之語

大名之下難以久居

范蠡前越後將去之言

罪過

信陵君竊符救趙王王迎之信陵自言罪過又隋君長孫晟至染干於其帳中有草書難以待帝染干曰奴罪過又司馬德戡氣帝不能語但於馬上低頭

自稱曰罪過

一敗塗地

父老欲以沛公爲沛令諸祖辭之之言

傍若無人

荆軻與高漸離飲市中傍若無人又北史顏延之獨酌郊野當其時傍若無人

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將

魏文侯與李克之辭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召不引道家言又宋書王僧辨勸宋文帝斷一

明目張膽

張耳陳儔對陳涉之言

數見不鮮

陸賈過他卷不至再三悉數見不鮮也

不中用

秦始皇問吾收天下皆不中用者盡去之又王制用器不中度漢書外戚傳擢宮人不中用者去之王尊傳數功曹不中用者各自退避

以上各史記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

見說苑權謀篇

愛及屋烏

見韓詩外傳太公謂武王曰愛其人者及屋上烏惡其人者憎及竹節

湯澆雪

見孔子家語王言湯若湯之沃雪又後漢關忠親皇帝崩云將軍東黃中其於湯雪南史謝超宗求王彛之父以驛屬臺用一吏曰丈人一首

如湯澆雪耳

無天於上無地於下

見淮南子兵略篇謂勇將奮不顧身也今俗語以爲人之無忌憚者

瞻欲大而心欲小

見淮南子後孫思邈亦有此語

刻舟求劍

見淮南子客乘舟中流而遺其劍運契其舟桅而求之

矯枉過正

見漢書諸侯王表漢懲秦弊大封同姓可謂矯枉過其正

談何容易

東方朔非石先生論中語

若要不知除非莫爲

枚乘諫吳王書欲人勿圍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

偏聽生奸獨任成亂

鄒陽在獄中所上書

積少成多

董仲舒對策衆少成多積小致鉅

寧逢惡賓莫逢故人

公孫宏語

關西出將關東出相

張禹諫安帝棄涼州之貢

山東出相山西出將

趙充國贊

百聞不如一見

趙充國欲馳至金城上方略之言

和氣致祥

劉向上封事中語又後漢楊賜疏中語以上十條皆漢書

酒囊飯袋

見王充論衡別通篇謂不學之人徒以腹爲飯坑腸爲酒囊

庸庸多厚福

漢謂庸左雄謂當時公卿多以世默爲賢相戒曰庸庸多後福

身處脂膏不能自潤

孔齊居官人笑其過廉之語

入室操戈

何休着左氏膏肓卿康成作針膏肓休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

守錢虜

馬援謂有財不能施之人

開心見誠

馬援對魏器述光武之爲人如此

不識丁董

曹操既擒呂布欲緩其縛劉備曰公不見丁建陽董太師乎以上六條皆後漢書

矢在弦上不得不發

見三國志曹操責陳琳爲袁紹作檄討已辱及先世琳對操自解之言

求田問舍

漢昭烈與許子將語又北史荀亦松劾顏延之謂求田問舍昔賢所鄙

三世仕宦方會着衣吃飯

本魏文帝詔書三世長者知衣服五世長者知飲食

鐘鳴漏盡夜行不休

見魏志田豫辭官之語

騙上高樓拔短梯

見世說殷浩廢後恨簡文曰上人着百尺樓上謔將梯去又三國志劉琦與孔明登樓去梯謀自安之策

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

世說衛康問鍾會之語

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見後漢書宋宏對光武辭娶湖陽公主之語

生子癡了官事

楊濟與傅咸書俗云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

好物不須多

晉元帝曲宴賦詩宋革止成一聯自言好物不在多也

雅人深致

謝安問道韞詩中何句最佳道韞以吉甫作頌二句對安謂有雅人深致

一事不知以爲深恥

晉書陶淵明語范隆曰一物不知君子之恥又梁書陶宏景亦有此語又劉淵云一物不知君子恥之

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

見晉書桓溫語

福過災生

見宋書劉敬宣答請薦長民語又謝朓以弟暕驟贊首於宋武帝恐福過災生請降黜以保家門

人面獸心

宋書明帝紀

小屈必有大伸

宋書孝武以張岱爲新安王子鸞別駕謂之曰無謂小屈終當大伸也

耕當問奴織當問婢

宋書沈慶之對文帝語謂將伐魏而徒與徐湛之等白面書生蒸之地

不長進

宋書孝武責太子子業曰汝不長進字跡特其一端耳

不耐煩

宋書庾仲文爲人強急不耐煩又五代史後唐明宗將立后夫人曹氏謂王淑妃曰我素多病不耐煩妹當代我

三十六策走是上計

齊書王敬則起兵謂明帝父子惟有走故云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蓋引宋人凱檀道濟之語也

那得此副急淚

南史羊志從孝武過殷貴妃墓命志哭之志卽嗚咽或問那得此副急淚志曰我自哭亡妾耳

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本無

南史沈懷文稱江智淵之詞又庾亮問桓彝以徐安期爲人彘曰人所應

有而不必有人所
應無而不必無

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南史齊高帝
稱張融之語

寄人籬下

齊書張融自言其作
文不肯寄人籬下

分路揚鑣

齊書蕭琛謂裴子野所撰宋略可與過秦論王命論分路揚鑣又
魏元志爲洛陽令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路孝文帝詔分路揚鑣

名士風流

齊書袁粲曰齊民散弱柱石之
臣皆盡所存惟風流名士耳

聽人穿鼻

梁武論徐孝嗣才非柱石終當聽人穿鼻又五代史張彥
反梁末帝論以詔書彥曰愚主聽人穿鼻難與共事矣

後進領袖

梁書武帝謂張續朝中領袖又齊竟陵王子良西邸多才士劉
繪爲後進領袖又簡文帝與湘東王書曰領袖者非弟而誰

名下無虛

陳書陳暹以漢書十餘事問姚察察
並爲剖析暹嘆曰名下定無虛士

風流罪過

北史郎基歷官清勁惟令人寫書潘
子義謂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

老蚌出明珠

見三輔決疑華元將仲將見孔融融器之謂其父璠曰不意雙
珠近出老蚌又北史陸子章之子印有才那邵謂子章曰以卿

老蚌遂
出明珠

繫孔樹鬚

魏書李庶生而天闊崔詵謂之曰教弟種鬚以雞糞刺作孔挿以馬尾

未能免俗聊復爾爾

世說阮仲容七月七日以長竿掛犢鼻褌於中庭晒之曰未能免俗聊復爾爾又北史慕容紹宗自知

有水厄乃浴於河以厭之或規之亦答以此語

富貴逼人來

北史楊素少爲周文帝所知曰善自勉不要不富貴素曰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也

十羊九牧

北史陽向希奏人少官多十羊九牧宜併省州縣

寧可玉碎何能瓦全

北齊書元景昭語

土牛木馬

周書蘇綽謂百門資無才具者如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

聞名不如見面

周書房景伯爲郡守有婦人訴其子不孝者景伯母崔曰聞名不如見面可呼其母子來諷示之

掩耳盜鈴

通鑑唐高祖起兵時語又按淮南子有竊鐘而走者鈴然有聲恐人聞之乃自掩其耳掩耳盜鈴蓋本此語

膽大於身

唐書邱悅劾奏李昭德曰臣觀其膽乃大於身身息所制上拂其痰

斬草除根

張柬之等既誅張易之兄弟薛季昶勸并誅武三思謂斬草不除根終當復生

陔餘叢考

卷四十三

九

五經掃地

祝欽明以經學顯入內宴欽明作八風舞搖頭哢曰虛藏用曰五經掃地矣

快行無好步

朱欽則傳急趨者無善跡

上不上下不下

田季安傳諱忠說季安歸正之言

坐鎮雅俗

楊綰傳世以綰坐鎮雅俗比之楊震山濤謝安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陸象先語

不癡不聾不作阿家翁

郭子儀之子駿尙公主與公主反自有薄天子不爲之語公主訴於代宗子儀執駿詰罪帝以

此言慰之按宋書庾仲文傳何尚之對文帝云不癡不聾不成姑公又北史及隋書有告大都督那紹非段朝政文帝將誅之長孫平曰不癡不聾不作大家

翁則六朝早有此語

垂頭喪氣

韓全誨等失勢皆垂頭喪氣以上九條俱唐書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見王績負荅者傳明麗宋者丹附墨者黑

張公吃酒李公醉

張鷟耳目記則天時謠言張公謂易之兄弟李公謂虜陵王

人死留名豹死留皮

五代史王彥章之言

不做好事

五代史後唐明宗賁王進曰汝爲節度使不做好事

不快活

五代史桑維翰曰居宰相如着新鞋襪外面好看其中不快活又劉昫李晟罷百官相賀曰自此我曹快活矣魏鶴山天寶遺事高弄成晚菽

耶當曲

正是三郎快活時北齊書和士開勸武成帝曰一日快活勝千年則快活一事六朝已有之

酒有別腸

五代史閻主王曦宴羣臣惟周維岳不醉曠曰岳身小何飲之多左右曰酒有別腸

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

北齊瑱言和疑以填曲人呼爲曲子和公故云

乘船走馬三分命

北齊瑱言在杜彥林摩馬條內

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朱子名臣言行錄謂富鄭公語又癸辛雜識謂本梁武帝敕第六卷

一網打盡

蘇舜卿以故紙錢會客爲王拱辰所劾得罪者衆拱辰曰吾一網打盡矣

笑罵由他笑罵好官還我爲之

鄧綰附王安石得集賢校理爲人所笑故以此自解

糞桂之性老而愈辣

晏敦復對秦桧之言

汗流浹背

趙胤謂豐稷曰聞君言使我汗流浹背

一鱗不如一鱗

通鑑陶穀使吳越錢俶以鱗供客自鱗蚌以下十二種陶謂一鱗不如一鱗又勾龍如淵傳士論見孟反之召王庶

之來謂一鱗不如一鱗

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

史彌遠責陳垣好名垣曰求士於三代以上惟恐好名求士於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

急流勇退

宋史麻衣道人目錄若水語見陳摺傳

一部十七史何處說起

宋史文天祥入燕李羅丞相欲相之問盤古至今幾帝幾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

吾非應博以宏詞科何暇泛論

耳聞不如口見

見韓琦君臣相運錄琦為陝西安撫使疏中語

語言無味面目可憎

黃山谷謂人不讀書則塵俗生其間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則語言無味

疑人莫用人莫疑

金史大臣請以州郡皆用本國人熙宗以此語答之按陸贄疏中已有此語

急則抱佛脚

古今詩話王安石有句云投老欲依僧客應歸曰急則抱佛脚安石曰投老句是古詩客曰佛脚句是俗語上頭下脚豈非的

對安石大笑按垂老抱佛脚本孟東野詩王氏困學紀聞嘗引之

佛頭着糞

曲籍便覽歐陽公修五代史或作糞冠其前王荆公曰佛頭上豈可着糞也

福至心靈

見畢仲詢幕府燕閒錄吳發政以學充登科後爲學士常草制以示歐公歐公曰君福至心靈矣

生薑樹上生

俗語謂人之執拗者劉後村詩人道生薑樹上生不應一世也隨登

大人不責小人過

見沈作喆寓簡有小官醉後塗改貴人文字明日以啓謝曰昨朝醉去巧兒作事拙兒與今日聖家大人不責

小人過益二句本皆謙語

君子樂得爲君子小人枉自爲小人

胡澹菴論嶺南時方務德爲廣帥待之頗厚系槍死

方罷官入京謀起用會澹菴已召用偶與王梅溪語其事梅溪曰此君子也方山此運用故時人有樂得爲君子之語

聊以塞責

通鑑記事補記自當國言官不敢言事但泛論君德時事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

病從口入禍從口出

見莊綽難肋編謂當時諺語

打草驚蛇

見續常談有王簿貪所事上長官問曰汝雖打草吾已驚蛇

陔餘叢考

卷四三

十一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

方得爲楊五所害死
後向楊索命之詞

自身照不亮

胡仲徽將應試有富人亦就試欲胡爲助胡
曰吾學業有限所謂自照一身猶未光也

高來不可低來不可

李祐爲縣令見太守鞠躬作揖太守責之明日辭
首太守又責之祐乃具狀言高來不可低來不可

乞降一

个暗樣

見怪不怪其怪自壞

姜七七以養母積爲業有客宿其家聞積作人言客
以語七七不聽謂見怪不怪其怪自壞 以上四

條皆夷

堅志

陰地不如心地好

癸辛雜識倪文節家與秀玉郎爲鄰頗被侵占文節
常語曰住場好不如肚腸好陰地好不如心地好

養兒防老積穀防飢

百川學海發源民於重明乞代父償命臨刑
無懼色誦此二句太守會天爵奏之乃免死

蛇無頭不行

金史糾卯愛實嘗自草括業文謂雀無翅兒
不飛蛇無頭兒不行以前作見樣史不敢改

精神滿腹

本温太真譽錢鳳語金史李獻甫心
思所判絕人遠甚人稱爲精神滿腹

燃了一把汗

元史憲宗召趙璧問爲治之要璧請先誅近侍之尤不善者
璧出世祖謂曰秀才汝渾身是膽即吾亦爲汝擦兩手汗也

黑漆皮燈籠

蝦新錄元至正中遺有赴諸道問民疾苦使者多納贖百姓歌曰官吏黑漆皮燈籠奉使來時添一重

過橋拆橋

續通考許有子科目出身會有詔能科舉者署有壬者於後或謂之曰參政可謂過橋拆橋矣

一馬不被兩鞍

元史列女傳衣氏殉其夫之言也

讀書種子

鶴林玉露周益公謂士大夫家可使讀書種子衰息子又姚廣孝屬文皇入京勿殺方孝孺謂此讀書種子也見明史

拔去眼中釘

五代史趙在禮閣之後通鎮令民各出拔釘錢中釘矣在禮閣之後通鎮令民各出拔釘錢

一語撞倒牆

宋胡程資格集瑞正老謂方子通云立朝剛勁須推老兄然一語撞倒牆亦是老兄

一牀錦被蓋過

宋史柳瓊素與王德不睦會張浚以瓊副德爲都統制瓊懼謂德曰向來事太對不同今日乞一牀錦被蓋過德不

答瓊逆叛
降劉豫

十八層地獄

梁書劉曜阿暴亡有兩吏引至十八層地獄見洛受苦者

脚着實地

宋史邵雍傳誰論司馬光爲人如此

千里寄鵝毛

東坡以揚州土物寄子山詩云且同千里寄鵝毛

花又不損窠又得成

余史汴州開總合周奉命括粟甚慘或規之合周曰人云花又不損窠又得成我謂不損花何由成要也

及不得一脚指

北齊書李幼廉遇事立辨神武賁詰人曰卿等作得李長史一脚指否

兩脚書樹

齊博陸學極博而讀易不解文義王儉曰陸公書對也今人謂讀書多而不能用者爲兩脚書樹本此

騎驢覓驢

見傅燈錄道人不解心即是佛直是騎驢覓驢

旗鼓相當

管輅別傳太守單子春欲試輅之才辨謂輅曰吾欲自與卿旗鼓相當

毛病

黃山谷刀筆云此荆商入毛病謂習氣也

與人不睦勸人造屋

宋王制欲取泚河言只用回易錢便足文彦博曰工師造屋初必小計冀人易於動工既與作知不

可已乃方增多此謬所本也

便宜

齊書顏憲之疏云便宜者便於公宜於私也

萱堂桂窟

俗謂母爲萱堂蓋因詩焉得萱草言樹之背注云背北

堂也戴植鼠璞以爲此因君子行役而思念之詞與母
何與呂藍衍亦謂詩注護草可忘憂背乃北堂也詩意
並不言及母不知何以遂相承爲母事也按古人寢室
之制前堂後室其山室而之內寢有側階卽所謂北堂
也見尙書顧命註疏及爾雅釋宮凡遇祭祀主婦位於
此主婦則一家之主母也北堂者母之所在也後人因
以北堂爲母而北堂旣可樹萱遂稱曰萱堂耳世以月
科爲折桂本於郗詵對策有桂林一枝之語而或以月
中有桂遂因桂而移於月中之桂又因月中有蟾謂之

蟾窟遂又移而爲桂窟展轉相訛皆沿襲之陋也

五經通義月中

有兔與蟾何也月陰也蟾蜍陽也與兔並明陰繫於陽也春秋演孔圖曰蟾蜍月
精也虞喜安天論曰俗傳月中仙人桂樹今觀其初生仙人之足已成形桂樹後生

西陽雜俎云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虛水影也東坡鑿空閣云懸空如水鏡灣此山河影妄稱桂兔蟾俗說皆可辨

又如鶯遷二字

毛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並無所謂鶯字也自唐蘇味道有遷鶯遠聽聞楊禎詩軒樹已遷鶯禮部試士遂有遷鶯求友鶯出谷之作

點心

世俗以小食爲點心不知所始按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唐鄭僂爲江淮留後家人備夫人晨饌夫人顧其弟曰治妝未畢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其弟舉甌已罄俄而女僕請飯庫鑰匙備夫人點心僂詬曰適已點心今何得又請是唐時已有此語也亦見輟耕錄又癸辛雜識記南宋趙溫叔丞相善啖阜陵聞之曰朕欲作小點心

相請乃設具飲玉海至六七又啖籠炊百枚

茅柴酒

酒之劣者俗謂之茅柴酒此語蓋亦起於宋時東坡詩
幾思壓茅柴禁網日夜急學齋佔畢引李白金樽美酒
斗十千杜甫詩速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之
句以爲酒價何太相懸如此想是老杜不擇飲而醉村
店中壓茅柴耳又蘇叔黨詩茅柴一杯酒相對奈愁何
劉後村詩茅柴且酌兄是茅柴酒宋人已用之於詩文
矣然曰壓茅柴蓋酒之新釀用茅柴壓而醱之耳

綿力

謙言力之薄曰綿力見淮南王安諫漢武伐越書曰越

人綿力薄材不能陸戰

對手

凡相角伎藝彼此均者曰對手舊唐書宣宗紀日本國王子入朝王子善碁帝令待詔顧師言與之對手

張王李趙

見朱弁曲洧舊聞俚語有張王李趙之語猶言是何等人也然梁范鎮神滅論已有張甲王乙李丙趙丁之語是張王李趙俗語其來已久

籌馬

今人博局諸戲多用籌馬紀數其原蓋本於投壺記所謂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又云正爵旣行請

爲勝者立馬也然今世之籌用以紀數而記所謂籌卽
投壺之矢其紀數則別有算所謂算長尺有二寸也是
則投壺之籌之用與今不同今之籌乃投壺所謂算耳
按儀禮鄉射籌八十注云籌算也博戲所用之籌其或
本此歟然鄉射又無所謂馬者要之投壺與射禮相通
籌與馬皆古人所以紀數後世遂襲其名而其用小變
耳猶投壺之馬爲勝算而今所用亦不專以紀勝也天
香樓偶得云今世賭博者以物衡錢謂之馬子交易者
以銅爲法馬蓋亦本此又按古人馬制不詳晉太康中
掘地得玉馬或以爲卽投壺所用也

屠家稱姜太公

俗戲屠宰者謂之姜太公此亦有所本國策姚賈謂秦
王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按楚詞師望在肆
鼓刀揚聲註云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望曰
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乃載與俱歸淮南子亦云太
公之鼓刀又韓詩外傳文王舉太公於舟人而用之則
太公又出自舟子也

世界

世界見首楞嚴經佛告阿難言世爲遷流界爲方位東
西南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上下爲界過去未來現在
爲世方位有十流數有三猶淮南子所云往古來今謂
之宙西方上下謂之宇也揚子雲太元則謂闔天謂之

宇闔宇謂之宙陸績云闔天地晝夜之稱闔謂開天地晝夜之稱

呬

吳語謂躲避曰呬亦有所本陳後主創齊聖觀民謠曰齊聖觀寇來無處呬見言鯖

外後日

陸放翁云今人謂後三日爲外後日意其俗語耳偶讀唐逸史裴老傳乃有此語裴大歷中人則此稱已久矣

登時

俗謂俄頃間曰登時亦云卽刻宋書盧循之走也劉裕知其必寇江陵登遣索邈援荊州北齊書祖珽守北徐

陔餘叢考

卷五

七

州會有陳冠珽令城中寂然寇疑人走城空不復設備
珽忽鼓噪聒天賊大驚登時退散舊唐書武后幸興泰
宮欲就捷路韋安石力諫武后登時爲之迴輦

鑽

世謂黃緣干進者爲鑽按東坡和錢安道寄惠建茶詩
云不敢包裏鑽權倖王安石秉政鄧綰李定舒亶蹇序
辰王子韶等同時擢用士大夫有十鑽之日王子韶傳
劉安世劾子韶在十鑽內爲衙內鑽指其交結要人如
刁鑽之利也呂公著作相務簡靜不多接士大夫惟談
禪者得從容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遊古寺冀邂
逅之以自售時謂之禪鑽又蔣津葦航紀談嘉定間士

大夫有一戲論於從政云將仕者皆改官獨顏子不得改夫子曰回也不改或曰鑽遂改子曰顏子鑽錯了鑽之彌堅如何改官方勺泊宅編亦云今之巧宦者皆謂之鑽是宋時已有此語然班固答賓戲云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則漢時已有此語也

暖房

俗禮有所謂暖壽暖房者生日前一日親友治具過飲曰暖壽新遷居者鄰里送酒食過飲曰暖房輟耕錄亦曰暖屋又曰暖室按王建宮詞太儀前日暖房來五代史後唐同光二年張全義及諸鎮進暖殿物則暖房之名由來久矣

穿孝

父母喪而成服俗謂之穿孝其親朋臨送暫用袒免者謂之帶孝蓋以喪服卽爲孝也此語自六朝已有之北齊書童謠曰九龍母死不作孝已而婁太后崩武成帝服緋不改北史宕昌公王暉薨送喪者千餘人皆舉聲慟泣以要榮利時謂之義孝和士開喪母富商丁鄒巖興等亦爲義孝新唐書韋挺傳世俗營葬旣畢鄰伍會集相與酣醉謂之出孝李方叔談記東坡爲禮部尙書宣仁太后上仙甫七日忽有旨光祿官供羊酒爲太后太妃暖孝此皆不經之語

杜撰

宋稗史杜默爲詩多不合律故世謂事不合格者曰杜撰此說非也湘山野錄盛文肅度撰張文節神道碑石參政中立問誰撰文肅率然對曰度撰滿堂皆笑按文肅在杜默之前則非起於默矣呂藍衍言鯖謂道家經懺俱杜光庭所撰多設虛誕故云杜撰此亦非也沈作喆寓簡謂漢田何善易言易者本田何何以齊諸田徒杜陵號杜田生今之里語謂白撰無所本者爲杜田或曰杜園蓋本此豈當時譏何之易學無所師承而云然耶云云此乃杜撰二字所由始蓋本因杜田又轉而爲杜園宋時孔文仲對策有可爲痛哭太息之語而人誦之曰杜園賈誼是也因而俗語相沿凡文字之無所本

者曰杜撰工作之不經匠師者曰杜倣後世并以米之不從商販來者曰杜米筭之自家園出者曰杜園筭則昔以杜爲劣作而今轉以杜爲佳品矣

差

官府遣役輒曰差顏師古匡謬正俗曰詩云旣差我馬毛傳云差擇也謂擇取強壯者今云差科亦此意遣人曰差蓋亦謂揀擇其人可應役者耳

叱氣

俗語以泄憤爲出氣北史作叱氣荀濟謀誅高澄事敗見執楊愔謂濟曰遲暮何爲然濟曰叱叱氣耳何關遲暮然氣鬱於中而借事以泄之究當以出氣爲是

着力

齊書若栢王欲害蕭道成陳太妃罵曰道成有大功今害之誰復爲汝着力者南史作誰爲汝盡力

相打

俗以鬪毆曰相打語本南史黃回傳回在宣陽門與人相打

底

江南俗語問何物曰底物何事曰底事唐以來已入詩詞中按北史徐之才傳高德正故犯之才家諱之才問坐客曰箇人諱底則六朝以來已有是語而入之書策則自北史始也顏師古匡謬正俗問云俗謂何物爲底

物底義何訓答曰此本言何等物也其後遂省但言等物又轉而訛爲底耳

箇

俗語言這箇那箇按舊唐書李密傳密以左親侍在仗下煬帝詢知爲李寬之子謂宇文述曰箇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入宿衛也

生活

活計曰生活見梁書武帝檢視臨川王宏庫室百餘間有錢三億餘萬他物稱是謂宏曰阿六汝生活大可北史胡叟蓬室草筵以酒自適謂友人曰我此生活殊勝焦先尉景居官貪穢齊神武戒之景曰與爾計生活孰

多我止人上取爾割天子調神武大笑

扯

俗云以手牽物曰扯然經書無此字宋史杜紘傳伴夏國使入見夏使欲有所陳乞紘連扯之乃不敢言扯字始見於此

你

你字惟詞曲用之詩文未嘗用也惟北史齊文襄求好長史舉者多不見納一日大集謂陳元康曰我教你好長史處李幼廉卽其人也又隋書李密傳密與字文化及隔水相語責其弑逆之罪化及曰共你論相殺事何須作書語許善心傳字文化及之逆執善心至朝堂化

及令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怒命捉來罵曰我好
欲放你敢如此不遜遂害之你字見於書惟此

賣弄

近代俗語賣弄二字專指誇耀之意六朝以前則謂招
權攬勢也後漢靈帝紀注閔貢厲聲責張讓等賣弄國
恩朱浮傳浮坐賣弄國事免又楊震傳震疏言親近佞
臣賣弄威福南史齊高帝時竟陵王子良啓以范雲爲
郡齊主曰聞其恒相賣弄朕不復窮法當宥之以遠

請安

左傳昭公遜于齊齊侯將享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朝
何享焉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二字見此

香火

北史爾朱兆使高歡統六鎮慕容紹宗諫之兆曰有香火重誓何慮耶紹宗曰親兄弟尚不可信何論香火陸法和在江夏大治兵艦梁元帝使人止之法和曰求佛之人豈規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以備救應耳唐書秦王世民遣騎告突厥突利可汗曰爾往與我盟緩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

斲喪

人不自愛惜耗其精神於酒色者曰斲喪語見左傳齊陳瓘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旣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享之亦不可知也

又唐書楊復恭傳斲喪天下

門房

魏孝靜詔一人爲惡殃及閭門朕甚愍之自今非謀反大逆罪止其身於是爾朱文暢謀殺齊神武事敗姊方有寵於神武乃止坐文暢一房舊唐書中宗卽位大赦惟徐敬業一房不在免限李錡以反誅詔宗正削一房屬籍宰相召蔣又問一房自大功可乎又爭執乃止錡一身及子息餘無旁坐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楊氏有越公房李氏分隴西趙郡二支隴西有四房趙郡有六房

馬頭馬門

水陸總滙泊舟之地曰馬頭南史何承天傳宋元嘉三

年討謝晦到彥之率兵先至馬頭北史楊侃傳梁豫州
刺史裴邃欲襲壽春謬移云魏於馬頭置戍魏書太平
真君十一年帝南伐命長孫真趨馬頭此卽是馬頭郡
按通鑑史憲誠據魏博於黎陽築馬頭爲渡河之勢注
云附岸築土植木夾之以便兵馬入船也五代史梁將
攻淮南遣劉捍先之淮口築馬頭下浮橋以渡宋史馬
默傳河決小吳水官以爲宜使東流默與轉運使以爲
宜使北流於是作東西馬頭約水復故道此乃俗所謂
馬頭之見於史者也船艙有門曰馬門曾三異同話錄
云舟之設屋開門而入其門謂之馬門必先闔而後入
因其字義而析之也明人顧元慶詹曠偶談亦云船門

曰馬門蓋闔字之義也引首而覲曰闔

生口

生口本軍前生擒之人漢書蘇武傳李陵爲言捕得生口言太守以下皆白服王莽傳陳歆言捕虜生口知犯邊者皆單于咸子角所爲後漢書袁安傳和親以來有得邊生口者輒以歸漢魏略太祖賜楊沛生口十人皆謂捕獲生人也今北方人乃謂驢馬之類爲生口此亦有所本魏志王昶傳註任嘏嘗與人共買生口各雇八疋後生口家來贖時價值六十疋嘏仍止取本價八疋則以牛馬爲生口三國時亦已有此語矣

騾馬驢馬驛馬

俗以牝馬爲騾馬非騾字也。按新錄謂課馬之誤。唐六
典凡牝四游五課。羊則當年而課之。課者歲課駒犢也。
是騾馬應作課馬也。按顏師古匡正俗云。俗呼牝馬
爲草馬。以牝少用。常放草中不餉。以芻豆故云。然則唐
以前本呼牝馬爲草馬。及牧監設課後。遂呼課馬。後人
又易以馬旁。而爲騾馬耳。牝馬之去。賢者曰騶馬。五代
史作扇馬。郭崇韜深嫉宦官。謂魏王繼岌曰。王登極後
必盡去之。卽扇馬亦不可騎也。北夢瑣言。周帝賜馬南
平王。王論良馬不可遇。但要坐下穩。惟扇庶幾。自是江
南蜀馬。往往學扇。然則五代以前。馬尙不皆扇也。不鞍
而騎曰騶馬。明史常遇春。夜襲擴廓於太原。擴廓出不

意不及鞍乃乘驕馬以十八騎遁去此驕馬之見於正史者也古時則曰誕馬魏書王瓊見廣平王自言馬瘦王以誕馬并乘具與之註不施鞍轡曰誕也

甕鼻

俗以鼻不清亮者爲甕鼻宋人袁文引王充論衡鼻不知香臭爲甕以證之然論衡云人不博覽古今猶目盲耳聾鼻癰也其語在別通篇乃作癰字非甕字也何得援爲甕鼻之證耶况俗所謂甕鼻者乃謂其聲多鼻音如甕蓋耳非謂不知香臭也然則不知香臭者爲癰聲多鼻音者爲甕本自各別不得牽混耳

孛訛頭

伺人作奸從而嚇詐取財俗謂之拏訛頭此俗語未有見之筆墨也顧寧人日知錄載明泰昌元年八月御史張潑上言京師奸宄叢集游手成羣有謂之把棍者有謂之拏訛頭者請將巡城改爲中差拏訛頭三字見此

迴殘

凡買物應用後仍減價賣之俗謂之迴殘此二字見舊唐書王毛仲傳毛仲管閑厰馬凡芻粟之類吏下不敢盜竊每歲迴殘常致數萬斛又新唐書食貨志太和九年以天下迴殘錢置常平倉本錢

毛作無字

天津河間等處土音凡無字皆作毛字佩觿集所謂河

朔人謂無曰毛蓋聲之轉也宋人小說有人邀東坡喫
晶飯乃蘆服豆腐白菜三者皆白也坡明日邀其人喫
糲飯其人意必獸之有毛者及至則竟日不設飯詰之
坡答云酒也毛菜也毛飯也毛借河朔間土音以無爲
毛也相與大笑按此雖土音亦有出處後漢馮衍傳飢
者毛食謂無食也五代史述黃幡綽賜緋毛魚袋謂無
魚袋也則古人文字中亦用之矣

吳趙

蘇常間俗語謂不擇言而亂語者曰吳趙按明史張居
正奪情時吳中行趙川賢皆以疏論被杖吳中人謂之
吳趙此其始也

呼箸爲快

俗呼箸爲快子陸容菽原雜記謂起於吳中凡舟行諱住諱翻故呼箸爲快子幡布爲抹布也今北方人呼幡布爲轉布則又因翻字而轉耳

歲寒三友

元次山丐論云古人鄉無君子則與山水爲友里無君子則以松竹爲友坐無君子則以琴酒爲友東坡詩風泉兩部樂松竹三益友